



二獎

作品

我與施女士的病

得獎者 林文心

林文心，一九九四年夏生，台中北屯人。台大中文系畢、中文博在讀。曾獲一些獎和補助，出版小說集《遊樂場所》。以前論文寫不出來，跑去寫小說；現在論文跟小說都寫不出來，謝謝散文願意收留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、謝謝包容陪伴我的家人朋友、謝謝和我分手還有被我分手的人、謝謝施女士。施女士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。

我與施女士的病

夏天來的時候，施女士跟著許多台灣人民一起確診了。

獨居的、年近八十的施女士，重視節慶正忙著過端午的施女士，一時之間被封印在老房之中，無從採買。施女士在外地工作的女兒說，要回到老房住在有獨立衛浴的一樓，好好照顧她。結果施女士在電話裡把女兒罵了一頓，她說自己很好，要女兒別找麻煩。

施女士說：「你沒回來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你一回來我就被困住了，連下樓都不行。」

施女士甚至說：「你不要再打來了，本來喉嚨沒事，講這麼多話還真的痛起來了。」彷彿她的支氣管病症是女兒的關心造成的一樣。

她的女兒在當時已經抵達車站，進退兩難、感覺挫敗，不知道到底該往哪走。

後來施女士的女兒跟我說：「怎麼會有這種老人？」我們一起苦笑，誰也拿她沒有辦法。

我算了算時間，距離上次見到施女士，已經過了整整一個季節。

在上一個季節裡，施女士還能跟她的子孫們盛大地群聚、歡慶年節。她穿著一年只出現一次的貴氣洋裝，眼皮抹有粉色眼影，那是我在日本買給她的。她發紅包，張羅眾人碗底菜色，聽小輩講著她

早就不懂的笑話，笑得跟年輕人一樣開心。在这一切之中，只有我是，一邊吃著年菜，一邊惡狠狠地失戀了。失戀的意思是失去相愛多年的情人，惡狠狠的意思是事情驟然終止，我只能突兀地告別一個認真對待過的人。

我沒告訴施女士失戀的事，年節時沒有，後來過了好一段時間也沒有。這事很難，出乎意料的。我不常失戀，但失戀以後，所作所為或許可以稱得上高手專家——我以極快的速度清空了家裡房中所有承載回憶的物件。我的標準是，只要會想起對方的，那就不行：禮物、一起買的飾品、對方推薦的文具、分享過的衣著，通通無法接受、通通必須離開。

我解除所有社交軟體上的好友關係，不是因為記恨，是因為不想知道——我不想知道你沒有我一樣快樂，也不願見你因我而不快樂。所以不管如何，看不到，就不存在，就沒關係。接著刪去因他結識的每個好友，交代所有共同好友，跟他有關的事，請都不要告訴我。朋友面露關懷，同情地答應。我認真工作、讀書、存錢。未來必須重新規畫，也沒關係，我做得得到。比起還在關係裡的時候，更用力地吃飯睡覺，保持作息，專注生活。朋友分享《四重奏》裡遭遇心碎的角色，那個角色一邊哭泣一邊吃飯，角色的朋友說：「在悲慘的時候都還好好吃飯的人，會獲得幸福的吧。」

我做得很好，我知道，我好好地吃飯，所以也會獲得幸福吧？從朋友們的眼神中看得出來，他們慢慢地放心了。那些傷人的記憶，只要把它們變成玩具，就不再沉重。與情人的最後一次通話，他

說：「這通電話已經花費超過我預期的時間了。」事後的我總詢問朋友，睜大眼睛無辜滿面地問：還可以嗎？跟我吃飯聽我說話，有超過你預期的時間嗎？我去買個計時器好嗎？朋友的態度從戒慎轉為無奈，他們終於收起同情，翻個白眼對我說：沒有沒有，沒有超過，多少時間都可以，您別多慮了。

但施女士不吃這套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敢說。從小以來，施女士就是個挺自顧自的人，她不讓我稱她外婆，「外婆有個外字，我不是你的外人啊，這樣聽起來會很寂寞。」所以我只能叫她奶奶，再大一點，仗恃著她的寵愛，整天喊她黃媽媽、施女士。

施女士不會相信我過得很好。她會說：你一定很難過，然後擅自相信我很難過。我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，唯一只是，沒有力氣反駁這樣一個自顧自的人——我無法說服她我不難過，卻也無法對她坦承、讓她看我難過，事情陷入僵局，我整整一個季節沒有回家。

然後她就確診了。得知時我問自己：到底失戀算什麼理由？

我打電話問她，這段時間你有出門嗎？她說：「我都在家啊，我學會用手機上英文課了，好簡單欸只要點進去就看得到老師，學會的那天我好高興喔。」我聽她講長青大學如何說服一整班的爺爺奶奶遠距教學，深深同情素昧平生的行政人員——當時施女士甚至打給課務部，要他們幫她買一台電

腦。課務行政幫她找到了一些商店的電話，甚至整理出一系列推薦的型號，但施女士仍然很困惑地問我：學校要改成線上上課的話，不是應該要賣電腦給大家才對嗎？我一時無語，只能回覆她：有機會我再建議他們，之後我陪你去買就好。

她的話頭經常生出毛邊，愈扯愈遠、愈遠愈長。我必須找到縫隙，提醒她最開始的問題，沒出門怎麼確診的？而她的記憶纏繞蔓生，最後才說：「噢我前天去了監理所，他們說年紀大的人要來考試才可以繼續開車，不然就要取消我的駕照。」她說那天下雨，說她原本好擔心考試，但怎麼會考得這麼簡單呢？比英文課被老師點名還簡單。只是她忘記帶傘，回家的路上淋到了一點雨。

「我在想這個快節是不是壞掉了，我感覺只是感冒，我沒有發燒哪。」

「沒有發燒是幸運啦，還是要好好吃藥量體溫，不然我跟媽就要回家跟你住了。我們住在一樓，你自己被關在二樓，如果你不想被關在二樓，也可以傳染給我們啊，大家都確診你就可以下來了。」

「拜託拜託，千萬不要。」

拜託拜託，千萬不要。那是施女士的口頭禪，她很喜歡這樣講話。我褲子穿太短的時候：拜託拜託，千萬不要。我口無遮攔的時候：拜託拜託，千萬不要。小時候我曾告訴過她：等我長大，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，那時候的她，費盡了全身力氣在拜託我，千萬不要。

我不真的對百男有什麼野心，我只是叛逆。當時的脈絡是，施女士聲稱女生不要隨便談戀愛，必須從一而終：「最好確定要結婚了再談戀愛，像我跟你爺爺那樣。」我告訴她：我才不要，我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，然後不結婚。她覺得我離經叛道，又覺得我天真好笑。施女士總是這樣，她比誰都疼我，我從小就知道。

施女士的丈夫離開她已經好多年了。回想起來，面對離別，她做得很好，比誰都好。

我不曾在治喪期間見過她的眼淚，她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儀式，整理黃先生的衣物用器，在恰當時機說著恰當的話，和不同身分的人分享不同種類的故事。每個日期、時辰、數目都算得精準仔細。這很重要，她說。如今回想，我知道她做得很好。

喪期結束以後，女兒女婿想帶她去日本散心，她堅持在黃先生的牌位前，連續擲出三個聖筊才同意出發。

施女士喜歡日本，一直很喜歡，如果她說：「你就像是個日本人。」那是最高程度的稱讚。她愛漂亮、熱衷甜點以及精緻小物，還沉迷拍照然後用LINE傳給朋友。但那次在日本，她不化妝，而且穿著樸素。因為黃先生已經離開，所以不化妝，不化妝，就不好看，於是也變得不那麼沉迷拍照。她拍風景，盡量不拍自己。

回程在機場，起飛以前人們逛著免稅商店，她在登機口旁的座位上，翻看相簿裡五天下來的照片，說要挑出最好看的幾張，LINE到群組裡。我坐在她身旁，看見不遠處是化妝品櫃，起身跑去買

了一盤眼影，盤算著要告訴她：等之後就可以畫了，之後可以畫了我們再來玩一次，拍更好的、有她的照片，讓她傳給別人。但等我回來的卻是，從她臉頰上滑落的大大的一顆眼淚。

我嚇一跳，她彷彿也嚇到。我問怎麼了，纏了半天她才肯說。

她說：「我第一次沒跟你爺爺一起出國。」

「這麼好玩，這麼漂亮，他沒看到，我感覺好可惜。」

我沒說什麼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我把眼影藏進包包，回台灣後，過了很久才拿給她。

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見到施女士的眼淚。但在我記憶之外，施女士跟我說過一個她在我面前放聲哭泣的故事。

她說，母親曾經請她照顧還是嬰兒的我，還是嬰兒的我軟小脆弱，她因此決定把家中每片地板都鋪滿防摔巧拼。但才剛學會爬的嬰兒已經擅於造次，於是她在前面拼，我在後面拆，她忙了好一陣子，回過頭來才發現剛剛的努力只是滿地凌亂。

「剛開始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好可愛，好聰明，手怎麼會那麼靈活。」

「但後來我拼了好久，你就是一直拆，家裡只有我們兩個，我也不能把你抱走，所以後來，我太

累了，什麼都拼不起來，我就哭了，哭得好大聲。」

「但你知道嗎？你看到我哭，還會爬上來，安慰我。你從小就好貼心。」我弄哭了施女士，她仍然認為我很貼心，因為她從那時就疼我。我不記得這個故事了，但我記誦得極熟。

我跟施女士常常有種時差。後來她還是得知了我分手的事，她得知以後，LINE了二十三張貼圖給我，但隔了好幾天才和我通上電話。

因為事情拖著不是辦法，我請回家的妹妹代為告知我的感情狀態。

週日下午，妹妹用訊息回報結果：「奶奶要你多念佛經，最好一邊倒立一邊念，不好的東西會從耳朵鼻子眼睛那邊流出來。」

「蛤我不會倒立啊。」

「她說那只念佛經也行。」

當時我想，不愧是我頂天立地難以預料的施女士，笑了出來。

但幾天之後，施女士和我通了電話，她說這幾天她都沒有睡好，她知道我很難過。她這樣說，用的不是問句。她說，不開心的事忘掉就好了，記得開心的時候就好。她又說，你們年輕人談戀愛，誰沒有換過幾個人，以後總是會遇到更適合的。

我說：「可是你說談戀愛要從一而終啊。」她說：「那是我，你不一樣。」然後自顧自地，說起她跟黃先生的愛情故事，我從小已經聽過很多遍了——他們第一次約會，在台中公園，黃先生好小氣只買了一顆蘋果，但兩個人分著吃也很甜蜜，而且那時候的蘋果很貴。

聽她講話，我沒有哭，沒有真的哭，只是感覺這段時間打在胸口的結緩緩變得鼓脹溫熱，還是疼痛，卻也慢慢安心下來。

回想上次見到施女士，那天飯後，我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獨自淹溺於前一晚的分手。四周喧鬧，我想像自己破碎成片，也不會有人發現。突然施女士把厚重的毯子掛到我的身上，她說：「又熬夜了嗎？每次都跟你說不要熬夜，都不聽。很累的話趁現在睡。」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她，我前一晚不是熬夜，是睡不著，沒有辦法睡著。但她自顧自地拍了拍毯子，又自顧自地張羅起了其他人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後來我便睡著了，睡在沙發上然後再醒來。意識朦朧之間，竟然忘了幾小時前自己如何感覺疼痛以及心碎。在那幾秒裡，我只是看見施女士坐在單人沙發上，玩她的手機，大概是要把今晚家族團聚的照片再傳給誰。粉色眼影在她的眼皮上閃閃發光，看起來很漂亮。

夏天時快篩出現兩條線的施女士，不確定是不是平常總偷偷立念經的關係，很幸運地，兩天後就什麼症狀都沒有了。她說她已經好了，不想繼續關在家，她想去洗頭，還要買菜然後拜拜。

我跟她說：「再撐幾天，再幾天就好了，等你都好起來了，我就回去了。」
施女士聽了很高興，她說：「好，好了你就回來，好了你就回來。」

淡筆濃情，舉重若輕

李志薈

這篇散文有趣的地方，是用旁人的角度，拉開距離去寫和自己感情深厚的外婆「施女士」。文字是很活潑的，把一個八十歲外婆特立獨行的形象寫得很鮮明。然而它的核心談的其實是「祖孫情」，兩個世代的人，不同的愛情觀和婚姻觀，卻能因為愛而互相理解：包括看似不近人情的行事風格，讀起來還是讓人會心一笑的。

故事從外婆確診開始，兼及孫女的「失戀症候群」，兩個世代的女人彼此互嘲，但包覆在其中的其實是對彼此的愛。作者寫得很輕，但淡筆寫濃情，不落俗套。